

自然 公司

讨海人

廖鸿基 著

台湾是海洋地区，却不见亲
海文化，我们都忽略了

海洋与——我们密切的关系

作者懂得海性也了解鱼性懂

得靠海生活——的技能书中有

他与大自然搏斗的海洋

经验及海洋——与生命的人生智慧



北京市东城区图书馆



90286078



讨海人

廖鸿基 著

自然公园



河北教育出版社



56979/13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讨海人/廖鸿基著. —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 1999
(自然公园)

ISBN 7-5434-3675-2

I. 讨… II. 廖… III. 散文-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
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1999) 第 38346 号

自然公园

讨海人

廖鸿基 著

出版 河北教育出版社

石家庄市友谊北大街 330 号

发行 河北教育出版社

印制 山东新华印刷厂德州厂

开本 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 5.375

版次 2000 年 12 月第 1 版

2001 年 5 月第 2 次印刷

印数 1001—3000

书号 ISBN 7-5434-3675-2/x·8

定价 8.00 元

本书中文简体字版由台湾晨星出版社授权出版

“自然公园”出版说明

世界是不是诚如人们想像中的美好满意，这件事谁也无法单方面去认同。因为，太多的交替与更迭，太多的观念和理性的纷陈，使人们忙于承受。不仅今日复杂而演变急速的社会和人际关系令人无法适应。而且对环境的污染不能适应，对自然生态的破坏不能适应。在不能适应中，人们正在适应着践踏破坏自己这块赖以生存的美丽土地。这是多么悲哀的事情啊！

过去的几十年、上百年，作为有高级思维的人类应该懂得天人合一，懂得施与受是自然规律的一体两面，知道去做自然征服者的角色，将十分不利于自己的发展，遗憾的是人类总以为自然往往是逆来顺受的，它们自有包容的能力，所以无休无止地对绵延的山坡滥垦，对茂密的山林滥伐，对美丽的湖泊滥填，对血脉似的河流滥堵，造成连年不断且愈演愈烈的水旱灾害，以及气候恶劣的加剧。也许有一天，灭亡人类的，不是核子武器或一般的疾病，而

是自然超能力的爆发。从诺亚方舟时代的人类懂得利用自然以来，自然力已在暗示人类，征服者的统治只是一时的。

历史上，一些有识之士，深知自然对人类的重要，以及人类与自然如何和睦相处，并留有许多极好的教材昭告后人。1854年，美国政府向印第安人的杜瓦米舍部落的首长西雅图建议收购西北美的土地，同时设置“保留区”，容许他们在“保留区”内自由地生活。西雅图回答的话有一段是这样的：

“你们白人要购买我们的土地，谁能买或者卖大地上的空气和泥土的温暖？”

“何况我们并不拥有芬香的、活泼的流水。你们怎能向我们出钱购买？”

“每一株在太阳下闪光的杉木，每一片沙洲、浓林上的薄雾，每一块林中的隙地，每一只喧闹的蜜蜂，在我们人民的思想和记忆中都是神圣的。”

“我们是大地的一部分，大地是我们的一部分。”

“香花是我们的姊妹，麋鹿、马、鹰隼是我们的兄弟……”

西雅图的话，在当时开拓的白人听来，感觉他们的思

想和感情都是原始的。经过了将近一百五十年，白人自身也开始反省，便发现了其中的诗与真理，并把这篇用英文记录的谈话，当作了环境保护的先声。这可能是世界性的环保运动潮流中，最早期、最古老的“自然写作”的珍贵文件之一。

从这篇古老而智慧的谈话开始，到现今的二十世纪，每年有大量优美而严谨的自然主义文学被创作出来，印刷成各种文字，提醒地球上的人们思考与爱护自然、观察与珍惜土地；许多专业的动物学家、植物学家、生态学者以毕生的精力写下深具人文精神的科学报告，更多业余的自然研究者、鸟类学家、作家、画家、摄影师走入荒野，在地球的各个角落忠实且长久地扮演观察和记录的角色，发现自然的真理，担任自然的守护者，传播尊重自然的观念。这些优美的文图记录，已然成为人类文化的重要智慧，其中更以自然主义的文学为代表，形成一种深具反省精神的自然文化。

目前，环保运动方兴未艾，越来越多的人投入记录与观察乡上的工作，也有愈来愈多有关自然的优秀作品，以各种形式出现：有人记录荒野沙漠、高原峡谷；有人守候鸟群；有人抢救森林；有人回到过去荒烟蔓草的年代，寻找有关土地的古老典籍。作家需要走进树林里思考！

我们期望您拿起“自然公园”的任何一本，就是开启

一扇自然的窗口，都是引领您的心灵直达广阔的海岸、沼泽、河口、偏远的荒原与森林的导游。让“自然公园”使您拥有关怀地球村中的草木虫鱼、野生鸟类和动物的博大胸怀，使您今后更多地与自然和平相处、相互体贴，而少一些或根本摒除那种征服自然的欲念吧。

河北教育出版社

序——认真

陈 列

作为一个写作者，廖鸿基，在台湾文坛上的出现，是一个异数。

他很早就参与政治上的反对阵营，给人的印象却相当温雅安静，绝少与人攀谈阔论，且难得见到火气。互相较为熟识之后，我才断续地听他说起过去曾只身赴南洋受雇养虾，在花莲与人合买小竹筏玩票性地出海捕鱼，以及假日时候独自在花东海岸流连漫游之类与海洋结缘亲近的事。都是很精彩的、有着独特个人品味和体会的生活中抉择和追寻的故事。

大约是从四年多前开始吧，有一长时阵，他于白天的繁杂工作之余，竟然热切地写起文章来，甚至因而经常彻夜不眠。他当时说，他其实并没有思考这是否就是文学创作，也不操心所谓的写作技巧，甚至于鲜少阅读文学作品。

那时候，他虽然这样地忙碌着，看起来却总显得容光焕发，安静的脸上隐隐显露着一种不寻常的喜悦样，似乎有一股莫名的巨大力量一直驱策着他去用文字记述有生之经验中他与海之间的对应和共舞。他努力地让翻腾涌动于心臆中的潮浪流露出来，同时也使自我得以排解。他快乐地燃烧着自己。

他这样强烈的写作动机，着实令人欣羡。这样的韧性和意志力，这样的一个素朴的写作者，他自然地表达着他真实的生活经验，真情诉说着他对海洋的恋慕、感动和困惑。他没有舞文弄墨的居心。

然而就在这种不刻意中，他的诚挚实在却颇具开创性地丰富了散文的领域，丰富了台湾文学的风貌，引带着我们的视野时而能够转向围绕在我们岛屿四周的宽阔海面上，让我们偶尔得以看到海洋多样神秘的呼吸，各种鱼类的奥妙生息。得以探触岛上讨海人的生活，他们在海上的奋斗，他们的尊严，并因而扩充了我们的心智。

廖鸿基才刚出发而已。这是他结集出版的第一本书。他目前已成为地道的专业渔人。源自于认真生活的生命力和写作成果，相信是绝对值得愉快对待和期待的。祝福鸿基。

序——演什么，像什么

林路环

鸿基找我为他的第一本书《讨海人》写序。我一直不敢答应，因为我认为写序的充分条件应是辈份较高的人或是具有名望的作家。但是他很坚持，而且一再催促。我只好以一个好朋友的角度来谈他。

认识鸿基，是在一场政治活动里。当时他在一个政治团体里担任专职。他很沉默，话极少，总是安安静静地做着他的事。这似乎和一般政治圈里常见的人物表现不大相同。但是，多年来，他的工作态度与办事效率却是被大家所赞赏、肯定的。尤其值得一提的是，这个团体极穷，经常发不出员工薪资，最长的一次甚至超过半年，但是生活并不宽裕的鸿基却从未有任何怨言。

与鸿基相识不久之后，我们曾在环保抗争的事题上共事一段时日，那时，我们常因一起制作文宣品而交往较为密切。几次夜里，工作告一段落时，我们长谈了一些彼此

的故事。他告诉我，他曾在印尼养虾，那里的华人老板是如何苛刻地对待当地的工人，例如在老板面前不得挺着身走路；工人吃的只是一团饭、一片咸鱼。但是他不理会老板的规定，买排球、足球跟工人们打成一片。老板气得半死，他却乐得要命。

与鸿基熟识后，和他较常深谈的话题不是政治，而是文学与音乐。

第一次赏读他的作品——一串没有标题的诗，就被他字里行间的真纯与自然所感动，他的作品常常呈现出他内心相当丰富的情感。尤其是对这块他生活的土地和大海。看过他的无心之作，我鼓励他写作，而且当晚就送他一堆书和录音带，希望能予他一些助益。

他的领悟力很强，学习很快。在他开始写作之后，经常拿着他的作品来和我一起讨论，我觉得他像一块强力的吸水海绵，不断地吸收来自各个层面、各个角度的冲击。我很意外，他这么快就能将自己投入写作的情境里，而且短短不到三年，就集结了《讨海人》这本书。

我常这样赞美他：“演什么，像什么！”

多年前，我曾为了调查沿海的污染问题，搭乘渔船出海，仅此一趟，我就因为晕船，吐得瘫在甲板上，直呼下次不敢了。但是鸿基告诉我，他至少吐了半年多。他熬过来了，他已成为一个真正的讨海人。据渔民朋友说，三十岁以后下海犹能待下去的并不多见。更难得的是，他竟每天在辛苦的海上工作之后，还能写作。不过，也正因他敢

于尝试、勇于忍受，使他能在那个很少人能够适应的领域里生活，并且融入其中。

虽然，他的作品，文字的使用并不是很纯熟，节奏的掌握也有些许的缺点，但是他把海洋及讨海人生活的场景朴素地描写出来，那些真真实实而又相当陌生的世界里的生活故事，瑕不掩瑜地足以盖过他技巧的不足。

最后，再次强调，这不是写序，而只是以一个朋友的角度来介绍鸿基。他真的很天才；他的作品真的很难得、很精彩。

目 录

- | | |
|---|----------------|
| 1 | 序——认真/陈列 |
| 3 | 序——演什么，像什么/林璐环 |

鬼头刀

- | | |
|----|-------|
| 12 | 三月三样三 |
|----|-------|

讨海人

- | | |
|----|----|
| 31 | 船难 |
|----|----|

撒网

- | | |
|----|----|
| 52 | 一起 |
|----|----|

铁鱼

- | | |
|----|------|
| 71 | 六月淡季 |
| 81 | 旺盛发 |



	梦鱼
	丁挽
108	海上黄昏
	鱼季结束了
121	讨海人的话
	银剑月光
137	好头彩
	评介
149	翻版的《老人与海》 ——期待海洋文学/彭瑞金
155	铿锵击撞的《铁鱼》/蒋勋
157	好的起脚点/庄信正
159	我读《银剑月光》/潘弘辉

鬼头刀

海涌伯把鱼获中，
不及巴掌大的小鱼放回海里。
夕阳映照，红霞满天，
船只落寞回航，
飞鱼照样飞起，
鬼头刀十分从容，
满满盘踞住我的视线。



渔船铿锵的引擎声，响彻黎明港湾，破晓晨风迎面吹拂，海上一片雾色茫茫。

船身吃浪起伏，把墨蓝海水掘犁成翻花的白浪。东边天际的云彩如睡醒的猛狮，伸展着红彩爪牙；海面波光点点，迤迤汇聚霞红天际。沿岸路灯串联成弯曲的灯龙，明显标识着陆地与海洋的区隔。当我想到，除了渔人很少有人能够在海上探望自己的家乡，心情就莫名地兴奋起来。巍峨静蓝的中央山脉，像一座高大城堡般屏障着山脚下的小小城市。生活四十年的家园在山海的夹层中，不过是一线扁平的亮白。

四百多年前，当葡萄牙水手航行经过东部海面，曾经忘情高呼：“真是个美丽岛屿啊！”同样位置、同样赞叹，却有不同样的心情。这个美丽岛屿承载我们的悲伤喜悦，与我们血脉相通，是我们俯仰生活的岛屿。当我们离开海洋返回陆地后，我们清楚知晓，她的美丽保存了多少？

飞鱼冲破海面凌空飞起，像一只亮白的飞鸟，低空划过东边浮出海面的火红朝阳。飞鱼飞越了比我欢呼声更持久的距离，在一个漂亮的弧线转弯后，坠入海中。掌舵的海涌伯说：“飞鱼在逃避，逃避鬼头刀的追击。”

鬼头刀，果然是海中的一把刀。它快速的身影从船边一闪而过，在深邃的波光中闪耀着青蓝光芒。偶尔，它会放慢速度，甚或停在船边，用好奇的龙银大眼与我在不同的世界里相互对望。那眼神肆无忌惮，高傲锐利地像把刀。

当飞鱼将被追上，它惊慌地跃出水面，逃避到另一个空间里飞翔。水面下，鬼头刀以它惊人的爆发力，继续盯住在空气中快速拍动翅鳍的飞鱼，也算准它落水的时刻，从容优美地回身转弯，把嘴巴特别张大，等待飞鱼的归来。

出海的心情就像那只跃起的飞鱼，自由地在另一个世界里飞翔，逃开陆地上的琐琐碎碎。但是，逃避得了吗？海洋终究是飞鱼生活的家园，就像港湾终究是船筏航行的终点。

漂浮在海面这一方摇摆不定的小小空间，只是一个暂时逃避的场所。在这个场所里，陆地上复杂的人际关系仅存我与海涌伯单纯的同舟情谊，剩下的就是人与大自然、人与海洋，那勿须语言，勿须技巧，严肃而直接的关系。然而，岸上虽然是那样的扰攘不安烟尘滚滚，但是，血脉、情感、魂魄都与那块岛屿牵绊相连，如同海涌伯常说的：“回去吧！起风了。”海里的鱼群生性惊惶，只有两种鱼肯人大方方地靠近船筏。那就是海豚和鬼头刀，它们用两种截然不同的方式跟渔人接触。

海豚常常会跟在船筏边跳跃，虽然它们的泳速远远高过船筏，但是它们就那么俏皮地跟在船筏边戏耍。这时，海涌伯会把船舵交给我，也许他的年纪不再适合这样的游戏。

我会加足马力，把满舵，让船筏急速地压向跳跃的海豚，海豚会跟着船筏的转弯而转弯，仍旧与船筏保持一定